

饶雪漫 著 SHARON WORKS

饶雪漫青春爱情系列

蝴蝶
世界
来过这世界



我渴望 碰触的美丽
是你曾经给过的爱情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
季节更迭 时光如一束
仿佛蝴蝶来过，这

宁夏人民出版社



饶雪漫
著

饶雪漫青春爱情系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来过这世界 / 饶雪漫著 .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2005.11

ISBN7-227-03058-X

I. 蝴... II. 饶...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28726号

蝴蝶来过这世界

饶雪漫著

出版人：高伟

统 筹：哈若蕙 陈海洋 李亚萍

责任编辑：杨洋 嘉木

责任印制：来学军

出版发行：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邮 编：750001

邮购电话：0951—5044614 5045311

网 址：www.nxcbn.com

电子邮箱：nxcbfx@163.com

印 刷：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X 1230 1/32

印 张：7

字 数：70千字

版 次：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227-03058-X/I · 788

定 价：2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饶雪漫



自由作家，生于七十年代。已出版作品三十多部。作品语言优美，故事动人，风格多变。
多次登上全国各地畅销书排行榜，享有「文字女巫」之称。
代表作《小妖的金色城堡》、《校服的裙摆》等。个人网站：www.huayishang.com



雪漫
创真传播机构

出版人：高伟
统筹：哈若蕙 陈海洋 李亚萍
责任编辑：杨洋 嘉木
封面设计：阅优坊
图片摄影：波西
封面模特：陈星伶
内文设计：L&Z

ISBN 7-227-03058-X



9 787227 030584 >

定价：20.00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录

Contents

就是这样的一对父子，我们竟然和
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十年。



夏然是个天生胆怯的女生，却又同
时拥有要命的执著。



我站起身来，一语不发地走掉了。



“你就行行好，”我说：“让你那
些狂蜂乱蝶休息休息？”

我自己又流泪了。



3月

蝴蝶来过这世界

P002-017

5月

我爱林米米

P034-052



6月

原来我有爱

P054-071

8月

结发一辈子

P092-108



9月

邻居的耳朵

P110-127

11月

小寂的红色大衣

P148-166



12月

谁说我等不到天长

P168-181

2月

两个人的八小时

P198-217





spring

春色那样长那样长

我们走一走却就到了

天亮



3月

蝴蝶来过这世界

没 有 相 遇 ,
就 没 有 故 事 。
故 事 是 悲 是 喜 ,
自 己 从 来 都 不 能 作 主 的 啊 。



六十九楼。

是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

如果我纵身而下，就可以像一只蝴蝶一样翩翩飞翔。

我在很冷的秋天里坚持穿着我夏天的蓝色长裙，它温柔而妥帖地拂着我的长腿，让我冷也冷得很舒服。

穿过大街上许多人莫名的眼光，我悄悄地爬了上来。如我所愿，这里的风真大，裙袂高高扬起。我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我好像很久都没有笑过了，因为我不想活了。我从二十岁起就一直不想活了。

楼顶上的风真大，我要像放风筝一样把自己放飞。其实我已经想象了好久，那种飞翔时的痛快和飞翔之后的痛苦。但是我在最后的一刻犹豫了。我想起了心欣的小脸。我应该去看看心欣。

我竟然差点忘了心欣，这是多么该死的一件事情。

到孤儿院的路正在修。

下了公车，还要走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高跟鞋有些脏了，便用包里的纸巾将它擦干净。其实我不是一个很讲究的女孩子，但是要见心欣最后的一面，我希望留给她最好的印象。

“月亮姐姐！”心欣像小鸟一样扑到我怀里说，“月亮姐姐你真坏，你有多久没有来看过心欣啦？”

点点她的小鼻子，我说：“也就是四五个月嘛。”



“那个时候是春天，可是现在秋天都到了。”心欣说，“月亮姐姐你穿这么少，会冷的哩。”

说完，她抱着我的脖子，猛亲一口。

我说：“心欣真好，一晃眼，都长这么高了。”

心欣嘟着嘴说：“我不好。一点儿也不好。”

“怎么了？”

“我没人陪。”

我忽然很想哭，但是我不会在一个孩子面前哭。我把给心欣的礼物送给她，那是一只叫“snoopy”的小狗，花了我不少的钱，不过钱对我没有什么用了。我把余下来不多的钱放在一个零钱包里一起给了心欣。

我对心欣说：“月亮姐姐要出远门，这是压岁钱，你先拿着。”

心欣扑闪着大眼睛不解地看着我，那是多么清澈明亮的眼睛，我不忍对视。

给她一个吻，告别。

她不顾老师的命令，一直送我到门口，看我远走，脆脆的声音冲着我喊：“月亮姐姐你早点再来看我哦！”

我不敢回头，怕她看到我的眼泪。

也庆幸她还不懂得生死离别的含义。

三年前，我十八岁。

幼师刚毕业。毕业前学校安排我们来孤儿院做义工。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秦的。

和我周围的小男生和大男人相比，秦是从小说

里走出来的。他个子很高，穿着很考究，自己开一辆宝马，送很多的玩具来给孩子们。孤儿院的年轻老师们凑到一起悄悄地猜他的年龄。有人说他三十不到，有人说他至少三十五，争得快要吵起来。秦听到了，很温和地说：“你们都错了，我三十八了。”

我多嘴地一吐舌头说：“老天，比我大二十岁！”

那个时候我抱着心欣，心欣手里抱着他给的洋娃娃。秦拿出相机来说：“别动，我替你们拍一张像片。”

一次成像的相机，照片很快就出来了。我和心欣笑得都有些过分，嘴巴差点咧到后脑勺，我们头顶着灿烂的阳光，身后是孤儿院郁郁葱葱的柏树。

秦拿着照片看了半天才递给我说：“这是我本年度最好的作品。真舍不得给你。”

“那你就留着吧。”我说，“要不再替我们拍一张？”

“照相是要抢时机的。”秦说，“刻意的永远也不会好。”

那时的我是个简单的女生，他一复杂，我就愣了。好在心欣像小兔子一样从我怀里挣脱，我便一路追随她而去。可是我总感觉，他的目光也追随着我，让我有些不自在。

“这个男人有点怪。”我的好朋友青青附在我耳边说：“月月，你要小心，他一直在注视着你，肯定是个大色狼。”

“管他呢！”我说。

我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何况光天化日之下一色

狼乎。

一周后秦在我们的学校找到我，掏出他的名片：某模特经纪公司的老总。

秦说：“你很有潜质，做幼儿园老师浪费了，可否愿意到我公司来？”

我看着秦摇头说：“我不愿意。”

秦笑了：“要知道这种机会是多少女孩梦寐以求的。”

“那就把机会让给她们吧。”我说，“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是因为我有可以不在乎的条件和前提。我人漂亮，在班上成绩数一数二，能歌善舞，早被学校推荐到市里最好的幼儿园做老师，我喜欢孩子，愿意在他们中间扎堆一辈子。

看得出秦有一点点失落。但是他没有过分强求，很礼貌地跟我告辞，对我说：“有事尽管来找我。”

看着他的背影，青青意犹未尽地说：“他至少该请你吃饭，到‘金帝酒店’，再带上我。”

“你想去吗？”我问青青。

“如果他年轻十岁，”青青说，“我可以考虑！可是他太老了，跟我爸爸差不多！”说完哈哈大笑，笑声里不无贬义。

其实我觉得老不是什么缺点。晚上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看秦的名片，他有一个很大气的名字：秦风。名片很有质感，是我喜欢的那种纸。我轻轻地摸着，没有扔掉，最主要的是，秦让我想起我的爸爸，他们都很沉稳，内心波澜不惊，足以让人依

靠。

可惜爸爸不在了。

爸爸是生病死的。

那时我很小，他还很年轻。爸爸跟我说：“月
月，你找不到爸爸不可以哭，不管怎么样爸爸都看
着你呢。”

我那时真的太小了，关于爸爸的记忆不是太
多，除了这句话，就记得爸爸拉的小提琴，永远都
是“化蝶”的调子，期期艾艾地响在成长的记忆
里。

不能想，一想就是痛。

哥哥从外面推门进来，他不是我亲哥哥，是我
继父的儿子。他很少进我的房间，可是他进我的房
间从来都不敲门，我顺手就把床头柜上的台灯向他
扔去，嘴里喊着：“敲门你会不会啊！猪！！”

他躲开了，看着我说：“等你工作了，交多少
钱生活费？”

“你要管！”

“不许多交，要是用不掉我替你用。”

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在一家破工厂里
做工人，一分钱也不能交给家里，还装阔配什么手
机，坐在沙发上用手机跟女朋友聊天，气得我继父
山羊胡子直抖。

爸爸是多么高雅的人士啊，会给妈妈写诗，会
给她拉琴听，我永远也想不通妈妈怎么能忍受我粗
俗的继父，他吃饭的时候，青菜叶子沾到牙上，就
用手指往外抠，我跑到卫生间里吐，妈妈还直朝我
摆手。

就是这样的一对父子，我们竟然和他们同在一

个屋檐下十年。

世态炎凉。

“一分钱也别想用我的。”我对他说，“你死了这条心。”

“你的书怎么念完的？”他死皮赖脸地说，“这些年你没少花我的钱。是该你回报的时候了。”

“滚出去。”我头也不抬地对他说。

“翅膀硬了？”他恶狠狠地看着我，“不知恩图报会有报应的。”

“我等着。”我说，“报应就报应。”

他摔门而去。妈妈立在门口忧郁地看我。半晌后她说：“月月，你脾气越来越坏，到了社会上要小心，不然要吃亏的。”

“是。”我说，“你先让他闭了乌鸦嘴。”

我没想到乌鸦嘴所说的报应来得那么快。

就在我踌躇满志要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我在幼儿园的指标被人莫名其妙地顶掉了。我知道这



个消息时所有的同学都分配出去了，连街道幼儿园也不再需要一个老师。

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没找到工作，失业了。

妈妈哭得眼睛都肿了，几天几夜睡不好觉，醒了就靠在沙发上叹气，埋怨爸爸不保佑我。他们父子俩的脸黑得像炭。后来为一件小事，继父竟动手打了妈妈，我挥手就替妈妈还了继父一耳光，他厉声叫我滚……滚滚滚！一声高过一声。

我到房间里拿了秦的名片，背着我的小包就出了家门。

妈妈追出来，递给我一百块钱，吩咐我到叔叔家住几天。小时候一有家庭风暴都是这样，但现在不是小时候了，我把钱还给妈妈，告诉她别担心我，我一定会有办法。

妈妈软软塌塌又无助地站在那里，我真怀疑我不是她的女儿，我头也不回地远走，发誓一辈子也不要像她那样软弱地生活。

我在公用电话亭打秦的手机。

谢天谢地，他接了。

我说：“秦总你好，我是师范学校的季月，我们在孤儿院见过。”

“哦？”秦很聪明地说，“你想通了？”

“是的。”我说。

“那你明天来上班吧。”对于我的回头，秦并不拿架子，他说，“我不会看错，你会成为最好的摄影模特。”

秦果真是慧眼。